

# 熟悉的类型套路与真诚的草根话语

## ——评王宝强导演新作《八角笼中》

李宇



### 失焦的叙事：社会思考的游移与表面

电影《八角笼中》的故事虽然中规中矩，但悲悯的叙事立场与朴素的人物表演让故事大为增色。或者说，它透露着一种值得珍视的俗套的真诚。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影片从后半段开始节奏似乎变得有些紊乱，叙事的焦点开始游移，前半段积蓄起来的共情力量也有所削弱。

原因之一在于，影片自始至终没有树立起核心的反面力量或反派角色。文艺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与精神感召力能否得到充分展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反面力量的设计。

另一方面，影片对于现实问题的观照也有简单化之嫌。主人公向腾辉的崇高道德形象在前半段已基本确立，而为了映衬其人性光辉，影片将后半段出现的私立学校校长、俱乐部老板等均塑造为见利忘义的反面形象，显得有些非黑即白、二元对立。

倒也清晰，朱砂年轻时放弃了过去的家庭，选择新生活，也选择了新的伴侣。她曾为现在的丈夫罗勒（一个位高权重的学者）感动，但在20多年的相处中认清了他的面目，一个理性到近乎无情的男人。

《半糖时刻》虽是长篇，故事线索连续读罢，感觉有一种别样的味道。两本书加起来总共五部作品，除《过午不食》集里的《譬如朝露》《漫长的告别》两篇以外，其余均是以中年知识女性为主角，小说的叙述视角也是中年女性的。于是，在这些作品里，女性的情绪起伏与幻灭感都在笼罩全篇。

道德的含混，同时也没有就社会结构性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追问。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前半段建构的真实感有所弱化，而这或许体现出王宝强等创作者走出大山，离开熟悉的生活后，所面临的表达真实的危机。

影片最后的决战段落，更显得有些突兀和割裂。面对强悍的对手，瘦弱的苏木最终逆袭翻盘，有种强行胜利、强制热血的感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一段落中作为反面力量的外国格斗选手，其实无法为影片建构的人物困境提供一种根本的解决之道。

### 自我的言说：重构银幕草根形象

平心而论，电影《八角笼中》的观影体验很不错，但又算不上极其优秀，它更像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好作品。对于王宝强而言，这无疑意味着艺术创作道路的一次脱胎换骨。

作为草根明星的代表，王宝强在银幕之外的奋斗故事可以说是难以复制的逆袭神话。他的演艺生涯，又以元凤鸣《盲井》、傻根《天下无贼》、树《Hello! 树先生》、许三多《士兵突击》、牛耿《人在囧途》、王宝《人再囧途之泰囧》等一大批草根形象的塑造最为令人印象深刻。

中，王宝强贡献了迄今为止最挥洒自如的表演，将“树”这一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规训直至疯癫的乡村边缘人物演绎得入木三分。除此之外，他也曾多次饰演反派杀手、喜剧侦探等角色，总体来说相对逊色。

王宝强银幕内外的草根形象，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意义。尤其是在《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囧》等此类代表着中产阶层趣味的影片中，他所饰演的草根形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产银幕草根形象的一种典型的文化功能：作为被观看与凝视的他者，被放置在应有的主体位置上。

由此，我们也就更能更为清晰地认识《八角笼中》的文化意义：它为草根群体提供了一次自我言说的契机，塑造了富有主体性的银幕草根形象。出身草根的王宝强，讲述了一个带有些许成长痕迹的底层故事，并动用了一批来自山区的非职业演员，在银幕上自我剖白。

稍显遗憾的是，创作者最后还是以一场突兀的胜利制造了一种胜利的幻觉。或许影片应该停留在最为反类型也最令人动容的一刻：向腾辉惊愕而悲伤地发现，马虎竟然重操旧业的苏木则遭遇了巨大的身体创伤。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 追望真理大道

## ——电影《望道》观后感

仲呈祥

早就期望能有一部影片，为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翻译成中文的革命家、教育家、翻译家陈望道先生在银幕上立传，既能永久铭记，又供后人学习传承。

作为一部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影片，没有真实便没有历史，更何言为历史人物影像立传。《望道》一开始，著名摄影师出身的导演侯咏便与摄影师、美术师强强联合，真实还原和营造了上世纪五四运动后上海的民生疾苦、社会混乱的历史氛围。

这一幕，寥寥数笔，言简意赅，便把历史潮流、时代使命、任务紧迫形象地全盘托出。正是在这样的关头，刘焯饰的陈望道呼之欲出，向莘莘学子字字铿锵道：陈望道是我自己新起的名字（注：他原名参一，又名融，故其母叫他“融儿”），“顾名思义，就是追望大道。”“什么是道，对每一个青年来说都至关重要。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此番肺腑之言，点明了陈望道的理想信仰，也道明了影片的宗旨。道，即真理，即信仰，它既是理论指南，又是行动准则和遵循之路。紧接着，陈望道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四大金刚”支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施存统、蔡慕晖、宣中华等进步学生演出话剧《非孝》，创办刊物，陈望道接受了陈独秀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重任，陈望道回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夜以继日20天完成译稿，陈望道深入印刷厂结识革命工人杨阿龙成功印出首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为工人夜校讲课，结缘蔡慕晖，陈望道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怒斥叛徒戴季陶，陈望道自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校长……

当然，《望道》作为一部艺术品的传记影片，不可能没有过目难忘的生动细节、历史及活跃其间的历史人物。《望道》正是以一个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刻画，连缀成一串串精美的珍珠，从而具有了较高的审美品味。且说那个广为传颂的“真理的味道很甜”的故事，被饰

陈望道的刘焯以炉火纯青的演技演绎得让人永生难忘——饰陈母的奚美娟以丝丝入扣的娴熟演技，慈爱地望着聚精会神地翻译的儿子，眼望译着，右手执笔，左手却把慈母送来的粽子误蘸了墨汁，吃得满嘴乌黑，轻声问了声：“哎哟，融儿，你蘸了啥东西吃啊？”陈望道头也不抬，答：“糖。”陈母再问：“甜吗？”陈望道再答：“甜，很甜！”两位演员的表演，令人叫绝！又如，陈望道怒斥戴季陶一场戏，戴陈陈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个大祸害，陈望道这个名字一直在他们的黑名单上！你要好自为之啊！”陈针锋相对，一笑答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彼之砒霜，我之甘饴。我一生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业！”

尼西林药，蔡慕晖找戴季陶因拒为之翻译皖南事变造谣文件未成，后由周（恩来）公馆派人（恰为已牺牲的杨阿龙之子杨逢林）送至的一波三折的细情节……不胜枚举。如果说，真实的历史氛围和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构建了《望道》这部电影的骨架；那么，这些感人的艺术细节则充实了这部影片的血肉。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馆馆员）

### 书间道

# 生命绝非一场可以自由操纵的棋局

## ——读骆平的《半糖时刻》与《过午不食》

张德强

连续读罢骆平的高篇新作《半糖时刻》和短篇小说集《过午不食》，感觉有一种别样的味道。两本书加起来总共五部作品，除《过午不食》集里的《譬如朝露》《漫长的告别》两篇以外，其余均是以中年知识女性为主角，小说的叙述视角也是中年女性的。于是，在这些作品里，女性的情绪起伏与幻灭感都在笼罩全篇。

《半糖时刻》虽是长篇，故事线索连续读罢，感觉有一种别样的味道。两本书加起来总共五部作品，除《过午不食》集里的《譬如朝露》《漫长的告别》两篇以外，其余均是以中年知识女性为主角，小说的叙述视角也是中年女性的。于是，在这些作品里，女性的情绪起伏与幻灭感都在笼罩全篇。

述朱砂与丈夫的感情：“一切都是淡淡的，所谓的半糖状态。”这个词第二次出现是95后同事讲述对朱砂的印象：“您是半糖风格，有点甜，又不齁，刚刚好呢。”“半糖”真是无奈的说法，明明表面上中年的一切都像“半糖”般“恰到好处”，可心却像美式咖啡一样苦涩，对一个中年女性来说，“半糖”真的够吗？

《过午不食》篇幅只有《半糖时刻》的四分之一，讲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梁葵46岁了，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妇均是大学教师，丈夫还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儿子早婚，孙子刚刚降生，她却在丈夫的一次冲动之下怀孕了。

倒也清晰，朱砂年轻时放弃了过去的家庭，选择新生活，也选择了新的伴侣。她曾为现在的丈夫罗勒（一个位高权重的学者）感动，但在20多年的相处中认清了他的面目，一个理性到近乎无情的男人。此刻朱砂对丈夫的爱夹杂了对强者的崇拜，也有对爱情逐渐平息的不甘。她心里还始终纠缠着对三弟便被自己事实上遗弃的儿子的歉疚，以及对过往曾为闺蜜现为亲生子女的青豆的复杂感情。

《过午不食》篇幅只有《半糖时刻》的四分之一，讲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梁葵46岁了，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妇均是大学教师，丈夫还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儿子早婚，孙子刚刚降生，她却在丈夫的一次冲动之下怀孕了。

的感受是困惑迷乱的，她先后告知儿子和丈夫，得到的回答全是冷冰冰的，要为她联系产科大夫，把孩子打掉。倒是她曾深为厌恶的婆婆支持她生下来。小说这一段梁葵的感受真是动人：“只有婆婆，让梁葵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真实的念头，那就是，她是多么想留下这个孩子。”

《过午不食》篇幅只有《半糖时刻》的四分之一，讲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梁葵46岁了，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妇均是大学教师，丈夫还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儿子早婚，孙子刚刚降生，她却在丈夫的一次冲动之下怀孕了。

《过午不食》篇幅只有《半糖时刻》的四分之一，讲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梁葵46岁了，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妇均是大学教师，丈夫还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儿子早婚，孙子刚刚降生，她却在丈夫的一次冲动之下怀孕了。

十多年“过午不食”日子的老人，她搂着婆婆——“抽泣着叫了一声：‘妈。’”这哪是什么与生活“和解”，不过是对环境的认命罢了。

短篇小说中，《狡兔》的题材与以上两篇类似，很像村上春树《驾驶我的车》那般隐秘故事，写法也类似。村上那篇写的是一个丈夫在深爱的妻子死后，追根究底地探寻妻子出轨的秘密；而《狡兔》写的是杜安静探究丈夫手机通信簿中给自己取名“狡兔”的原因。在探寻的过程中，杜安静那事业一路抬升、感情却死寂如灰的人生渐渐浮出水面。小说的写法很别致，杜安静和前任人老李对话的段落，冷峻而利落，颇有村上风味。她说写得像村上并不是说村上多么好，而是说作者完全可以在同一题材上流畅地驾驭另一种手法，不去依赖心理进展去铺开故事。

《譬如朝露》和《漫长的告别》两篇的题材则不同于前三者，“譬如”是写一对笨拙而可爱的情侣不小心怀孕后发生的事，犹如猫打翻汤锅后的连锁反应，小情侣经历了一切酸辛磨难，看清了世相百态，各自得以成长。“譬如”的写法是传统的写实，开头像极了《傲慢与偏见》：“恋爱闹到了一定的份儿上，不是结婚，就是分手”——这般口吻恰似

后者开篇第一句：“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口吻同样貌似世故而实则单纯。“漫”的故事更为独特，骆平在这篇里放弃她似乎惯用的女性视角，而是用一个男辅导员的角去讲故事，一个未老先衰的疲惫男人，生活失去了朝气与未知。小说从一个女生莫名弃世写起，结尾“我”在梦醒之间仿佛见到那孩子，这段真是神来之笔：“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生前想要对我表达的，我从来就没有懂得，以后也不会懂得。”

孙犁在一篇文章里讲，写小说要尽量写熟悉的地方。骆平是个勤力的作家和学者，又是人到中年的女性，她对学院生活与女性生活大概最熟悉，也许因此两部书均是从此切入。在宏大叙事盛行的文学世代，她深描生命细节的创作选择可谓独树一帜。就像她在多年前说过的的那样：“终于有一日恍悟了某些真相，明白了生命绝非是一场可以自由操纵的棋局，输赢从来就是巨大的悬念。”我们且待她以自己人生透辟的观察，写出更多有关生命悬念的故事。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